



经营项目违规 安全保障缺失 从业人员混杂 失控的托管班市场岂能让家长放心

■记者杜成敏

11月初,杭州报名参加“全通教育晚托班”的家长们突然收到通知,公司决定停课一周进行整顿,家长们措手不及:“太突然了!孩子放学后怎么办?”

“全通教育”并未给出具体停课原因,但家长们很快收到消息,这家托管培训机构已经无法维持运营,即将关门倒闭。这让很多已经交了数千、上万的托管培训费用的家长们无法接受,他们组成了维权团,向公安、市场监管部门报案投诉,就连晚托班的老师也加入进来,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近两个月……

无独有偶,11月20日,位于城西银泰的小组约少儿英语培训托管机构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突然关门,这让充了数万元培训费的家长们心急如焚,他们组成了200余人的维权团,合力讨要说法。但他们很快发现,这家机构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,已经被层层转手多次,被绕晕的家长们甚至分不清“小纽约”的东家到底是谁……

一个月内,两家托管培训机构倒闭,暴露了鱼龙混杂的托管班市场存在的巨大隐患。

托管班,并不是新生事物,它的出现为一些双职工家庭解决了难题,但是在巨大需求下野蛮成长的托管班市场,显然无法让家长放心。

以教育咨询之名 行托管培训之实

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后,“全通教育”开始处理家长们的退款事宜。但在退款数额上,意见不一致,事情又陷入僵局。

“这样的晚托班,要开就开,说倒就倒,就没人管吗?”一位家长在



藏于居民区的“幼小衔接 晚托辅导”班。

晚托班微信群里抱怨。

记者从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管局出示的“全通教育”企业登记信息上看到,这家公司全称浙江全通教育发展有限公司,成立于2016年5月25日,属于自然人独资。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技术、成果转化、技术咨询、广告设计制作等多达十余项内容,唯独没有教育培训项目。

而实际上,“全通教育”不仅开办晚托班,还包括兴趣班、才艺班等培训业务,并聘请了全职教职工,从事教育培训业务。

“这种超范围违规经营的现象

在托管班市场太常见了,都成了行业默认的潜规则。”在宁波经营一家少儿舞蹈培训机构的汪爽说:“注册教育培训企业,门槛非常高,要教育、文化等多部门审批,师资、硬件、场地都是硬性规定,托管机构审批通不过,就打政策擦边球,以教育咨询公司之名,行托管培训之实。”

托管班多存消防安全等隐患

记者走访了杭州市区几所小学附近的托管机构,发现这些机构大小不一,有的就一层临街店铺,有的直接开办在居民楼里。一位

托管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,这所小学附近存在大量的家庭作坊式的托管班,可能连工商都没有登记过,更不要说什么资质。

“基本都是私人开办,租一个场地,请几个人看看孩子,就称托管班了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
那么看上去有门面、上规模的托管机构就一定正规吗?在一家共有4个校区的托管培训机构里,记者看到,这里不仅有晚托、还有周末平时托、长假托,每个托管班都有详细的课程表,机构还提供作业辅导、语数英教材专项强化辅导、精品晚托辅导

班等丰富的辅导内容供家长选择。

然而记者查询企业信用登记信息发现,这家托管机构注册的是教育咨询公司,经营范围包括教育信息咨询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、市场营销策划、办公用品、教学用品、数码产品、日用百货的批发、零售等内容,没有一项与教育辅导有关的业务。

“如果是儿童培训性质的,相关部门审批就非常严格,特别是消防安全,毕竟这么多孩子聚集在一个场所,安全是第一位的,比如说楼层不能高于三层,否则消防通不过。”汪爽说。

但记者看到,这家招收了40名晚托班孩子的托管机构位于五楼,且仅有一个正门出入,没有另外的消防逃生通道。

从业人员鱼龙混杂

此外,该机构可提供晚托孩子的晚餐,费用每月300元,并称设有独立大厨房,配备专职厨师。

但记者查看后发现,所谓的大厨房仅有十多平方米,学生需要分批进餐,而且在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食品卫生许可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。

目前,很多托管机构都有辅导培训业务,一些培训班也附带办托管班,而托管班的教师基本有三类——退休老师发挥余热、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、没有教师资格证的社人员,包括兼职大学生等。这其中,兼职大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,真正具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并不多。

倒闭的“全通教育晚托班”里,5位教师均没有教师资格证,负责教务的老师曾在超市任职。

一家托管机构负责人直言:“哪个在职的经验丰富的老师会到托管班来管孩子?”

教育培训还是家政服务?

既提供教育辅导,又有才艺、英语等培训的托管班,到底算不算教育机构,到底由谁来管?杭州市教育局表示,托管班属于看护服务,不算教育培训,应该属于家政服务性质,不在教育部门的监管范围内。

对此,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,提供看护服务的机构可以办理家政服务的执照。但是由于托管班都在打擦边球,在提供看护的同时提供课外辅导,超出了其营业范围,对这一类机构,管理起来难度很大。目前关于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尚未出台,造成了托管班这类机构没有明确的管理部门。

劣币驱逐良币之忧

此外,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目前市场上托管班大小不一,收费价格也不同,一个月从600元至1500元不等。

“如果只是看看孩子,监督一下作业,收费当然便宜,如果要辅导提升成绩,收费就贵了。”一位托管机构的负责人说。

汪爽表示,表面上看按服务收费合情合理,但是在鱼龙混杂的托管市场,避免不了恶性竞争。她的舞蹈培训班注册的健身俱乐部,除了一年交10多万元租金外,还要给所在商场交一笔保证金,在出现经营意外或投诉纠纷时,以保障消费者的权利,但相应的,培训费用也较高。

“很多托管培训机构不需要承担这笔费用,他们开价就便宜许多,家长们就觉得同样一节课你这里收费为什么这么高,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权益的保障。”汪爽说:“这对相对正规的机构冲击不小,长久下去,劣币驱逐良币,这个行业也会越走越差。”

那么美的越剧有了小小后来人

嵊州姐妹花霸气两上央视,弘扬越剧不忘宣传家乡

■通讯员陈君贤、李琼 记者冯伟祥

“小姐请进来,见过吴寿先生……”

11月12日晚上,一曲美轮美奂的越剧《山河恋·送信》第二次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,赢得好评如潮。饰演主角的是嵊州市鹿山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陈子心、陈可心,她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。

同一晚,两人赴嘉兴参加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的优秀节目现场展演,荣获一等奖。这对姐妹花还是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获得者。

无心插柳学戏文

陈子心陈可心姐妹俩学习戏曲表演纯属偶然。2013年上半年,这对孪生姐妹马上去幼儿园毕业,班主任老师跟前去接小姐妹俩的爷爷老陈商议,想让她俩在毕业典礼上表演越剧名段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。

对于老师的提议,老陈认为“应该支持”。但孙女没有唱过越剧,更没有任何舞台表演经验,老陈求助时任嵊州市文化馆辅导部主任的袁珍媛。袁珍媛是嵊州越剧教学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(越剧)传承人,对小孩子的戏曲教学有一套经验。

见到陈子心姐妹俩后,袁珍媛立即被她俩甜美的长相、匀称的身材以及上佳的音质所吸引,表示愿意教孩子唱戏。她让姐姐陈子心学唱小生贾宝玉,妹妹陈可心饰演小旦林黛玉。

这对年幼的孪生姐妹,生活中非常默契,学戏时也心灵相通,在袁珍媛的精心教学下,进步很快,没几天便能熟练对唱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,也较好地演绎出贾宝玉



陈子心陈可心姐妹在东方卫视演绎越剧《十八相送》。

和林黛玉的角色情感。在当年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文艺汇演上,她俩童稚又不失范儿的演出给老师和家长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说起双胞胎姐妹唱越剧的基因,其实她们的家庭也有好多喜欢越剧的长辈。她们的爷爷现是一名退休教师,年轻时候喜欢越剧,曾经是村俱乐部的越剧演员,演过《半篮花生》《红松站》等戏中的角色;她们的妈妈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,也是一名越剧戏迷,双胞胎平时的越剧练习都离不开妈妈的督促和辅导;她们的爸爸也是一名教师,对音乐有一定的基础,曾经多次参加过市里的唱歌比赛。

喜摘“小梅花”

学戏本是无心插柳,未料她俩却深深喜欢上了。幼儿园毕业后,陈子心陈可心表示愿意继续跟随袁珍媛老师学唱戏。

金桂)金奖;今年3月又获得了“全国越剧名票擂台赛前10强”殊荣;今年7月,她俩再次同台表演《山河恋·送信》,喜摘“全国小梅花”金花奖。

两上东方卫视,还收了一个明星为“徒弟”

10月21日晚上,陈子心陈可心成为东方卫视大型传统文化传播节目“拜见小师父”的座上宾。

姐妹俩越剧范儿颇为专业,一曲百转回肠的《十八相送》引得大张伟、戴军、任家萱、周深、程雷等5位明星心甘情愿着拜她们为师。

“要考过的,要考过的!”姐妹俩连忙说。

于是,两位小师父从唱腔、身段分别对明星们进行了“测试”。经过各位“徒弟”的争宠,最终姐妹俩选定了周深作为“大徒弟”。

姐妹俩郑重地对他“训”了话:“我们嵊州是越剧的故乡,希望你喜欢越剧”、“你要认真学习,帮我们多多宣传越剧”……

姐妹俩“语重心长”地告诉明星:“咬字一定正确,要唱嵊州方言”、“扇子要这样拿”、“手伸出去要兰花指”……

10月28日晚上,双胞胎姐妹花又在东方卫视亮相,俨然一对“小师父”,你一句,我一句,再次认真教着周深学越剧。

随后,周深还原了小师父表演的《梁祝·我家有个小九妹》以后,用越剧的韵味唱出了自己的代表作《大鱼》,十分惊艳,获得了姐妹花、评委和观众的充分肯定。

“谢谢子心、可心两位小师父,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接触到那么美的越剧,经典的东西真的很美。”周深在微博上发自内心地说出了对姐妹花的敬意。(下转第3版)

守护五十七载 只因一颗匠心

■钟伟、王吉奇

每天一大早,绍兴柯桥区稽东镇家斜村总能见到一位头戴草帽的箍桶师傅,早早地走进自己的作坊,熟练地从工具箱里拿出斧头、推刨、锥子、爬锯等……有板有眼地演绎他的箍桶手艺。

这位师傅今年74岁,名叫李金奎。

几十年的手艺 怎奈何成“副业”

回忆当箍桶匠的经历和如今的光景,李金奎老人不免唏嘘,他说自己17岁学的箍桶手艺,如今却成为副业。

“当时学这门手艺,是相当苦的。”除了每天必要的早作晚收,由于长时间坐着低头弯腰作业,对腰损伤很大,夏天汗水积聚在板凳上,时间一长还容易得“坐板疮”,“着实令人难受”。

两年学徒期后,李金奎进入了稽东竹木业社。然而好景不长,他从业的竹木业社变成了化工厂,再变成染织厂。厂名换了,工作内容换了,他的职业也不知不觉换了。但这未能阻止李金奎继续当箍桶匠的决心。空余时间,李金奎仍陆续续为附近的村民制作各类米桶、脚盆、脸盆、马桶等。

“现在这行业很少有人做了。大家现在用的都是塑料桶,便宜又好,难得有人采购木桶了,只有家里办喜事才会用到。”李金奎说,随着这些木制桶具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,坚守箍桶手艺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。

“箍桶师傅”永远的匠心

说起自己的箍桶手艺,李金奎充满自信。他说,从一件成品的选料、取料开始,到最后打磨、

上漆,箍桶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。由于是纯手工制作,每块木板的形状、大小都必须做得很精准,否则用起来就会漏水。

每一道工序,李金奎都严格要求自己。此外,不同种类的桶具制作工期也不同。“一般的桶做起来相对简单,几个小时就能完工,但复杂的就说不准了,可能需要花上几天时间。”

除了手艺,原材料也极为讲究,李金奎表示:“有时候为了选一块上好的杉木得花上好些日子,因为这将决定最终成品的品质。”李金奎拿起一个桶盘介绍道:“就圆形的圈边木材而言,既不能太硬,否则容易折断,也不能太软,容易留有空隙,一定得恰到好处。”

从学成箍桶至今几十年,如今四邻八乡的桶具大都由他制作,小到平时洗脸洗脚用的,大到办喜事用的,他都尽心尽力完成每一个作品。

李金奎说起早些年有户人家办喜事,邀请他和另一位箍桶师傅前去制作桶具,“那地方有个习惯,就是木匠的早饭需在本户人家吃,所以我们早早就得动身,每天要赶10里路去吃早饭。”李金奎说,“人家来请我们箍桶,那是看得起咱们的手艺,我们也该尽力去完成。”(下转第3版)



箍桶匠李金奎。